目　录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吴的经过……何柱国（1）
直系的分裂和二次直奉战直系的失败……王維城（34）
张作霖通过段祺瑞瓦解直系的内幕……于立言（49）
国民軍倒曹之眞相……李仲三（53）
馮玉祥北京政变中的一幕……张俊声（57）
关于国民軍的几段回忆……何　遂（63）
关于李景林与国民軍……韓玉辰（77）
我在张、吳合作中的亲身经历……苏錫麟（82）
我被国民軍逮捕和脫走的经过……曾毓隽（89）
国民軍南口战役亲历記……张樾亭（100）
我随奉軍参加南口战役之回忆……郭希鵬（114）
閻錫山参加直奉反馮的经过……周　玳（123）
奉晉两軍涿州之战……岳　超（139）
国民軍第二师刘郁芬部在甘肃……张寿齡（146）
宋哲元杀戮陕軍俘虜五千人目击記……张宣武（162）
张作霖和他的日本顧問……陶尚銘　关根勤（175）
松室孝良和馮玉祥的一段关系……吳錫祺（186）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我在北洋时期与直系奉系的关系 ……于学忠遗稿 (193)
我由反奉到投馮投吳投蒋的经过 ……魏益三遗稿 (215)
我所知道的王占元 ……郑廷璽遗稿 (252)

质疑·补充·訂正

对«一九二八年天津中美商人串通的
大騙案»的补正……刘孝忱 (269)
关于肃順职位和处死資料的訂正 ……孟　和 (270)
对«齐卢之战紀略»的补正 ……严寬甫 (271)
关于«江浙战爭的前因后果»和«齐卢
之战紀略»的訂正……蔡一鳴 (273)
对«我第三次做皇帝»的补正 ……溥　杰 (274)
对«吳光新在长江上游的兴敗»的訂正 ……邓汉祥 (275)
关于孙中山、段祺瑞会晤的更正 ……陸丹林 (276)

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吳的經过

何　柱　国

(一)酝酿期間

从曹、吳倒段說起

我这里說的孙、段、张联合推倒曹、吳，就是人們称的第二次直奉战爭。这是北洋軍閥混战时期規模最大的一次混战，它的特点不仅在于战爭的范围几乎牽涉到全国各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有南方領导民主革命的孙中山的參預。这一战役，我除了在作战期間担任奉軍一、三联軍作战科主任之外，还在酝酿期間參預了某些方面人物的接待，因此不但軍事方面知道一些情况，而且政治方面也有过一些接触。不过事隔多年，有的已经忘怀，有的記忆不清。現在就我所能回忆得起而且确信无疑的一部分材料写出来，作为文史工作部門的參考資料。

1920年曹、吳倒段之役，由于当时总統徐世昌的袒奉，奉軍进关，唾手而得京、津，不但軍事上坐收瓜分段派边防軍的好处，而且政治上又得以亲奉的梁士詒組閣。曹、吳看在眼里，恨在心里，而一时无可如何，因此乃有1922年的第一次直奉战爭和奉軍的失敗。奉軍失敗之后，退縮到山海关外，整軍经武，力图报复，自不待言。曹、吳战胜之后，一面恢复旧国会，通过天坛宪法，賄选曹錕为总統；同时由吳佩孚坐鎮洛阳，实行武力統一。不到两年，全国范围內尚

未为曹、吳所吞并而且敢与曹、吳对抗的实力派，除山海关外的奉张之外，只剩下南方孙中山所領导的一部分民主革命的力量，和孤立在华东一隅的段派残余浙江的卢永祥及上海的何丰林。曹、吳实行賄选，全国譁然，于是国会中拒賄的議員相率南下，成立非常国会，因此有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統率的北伐之师。孙中山的北伐，虽因内部混乱而遭受挫折，但至1924年奉声势复振，乃利用北洋軍閥內部矛盾，与北方反对曹、吳的各方面遙相呼应，共同对付曹、吳。至于段祺瑞，自1920年被曹、吳推倒以后，从未忘怀东山再起，加上始終忠心于段的卢、何又处在苏、皖、贛、閩四省曹、吳势力的包围之中，岌岌可危，因此凭他北洋首脑的身份，四面八方拉攏关系，拼凑实力，积极策动推翻曹、吳。孙、段、张联合打倒曹、吳的形势就是这样形成的。

在北洋軍閥統治时期，每一軍閥都有他的国际背景，因此每一次內战，背后都有帝国主义插手其中，打倒曹、吳之役，当然也不例外。大家知道，当时曹、吳走的是英、美路线，段、张走的是日本路线。段祺瑞在天津日本租界內用以与各方联系的电台，就全部是日本代为架設。我們在前线作战的紧要关头，也曾收到过段氏由这电台发来的头等重要的軍事机密情报，影响战局甚大(詳后)。

奉軍的整軍经武

1922年奉軍战敗退縮到山海关外之后，积极整軍经武，著有成效，这不但是1924年打倒曹、吳的张本，而且奠定了以后整个东北軍的基础，就东北軍建軍的历史說，是一个最重要的关鍵。我个人正在奉軍开始整軍经武的时候投身进去，而且参預了这一工作几乎全部的过程，因此只要把我自己所見所聞和所作的一切交代清

楚，就不难窥見当时奉軍怎样整軍经武的一个梗概。

1919年我从日本士官毕业回国之后，担任保定軍官学校队长之职。保定軍校历任校长，从第一任蔣方震起，直到孙树林为止，都是士官出身的人。1922年曹、吳得势之后，改派张鴻緒为校长。张是北洋老武备出身，接任校长后，有意排挤士官一派，因小过开除了士官派的戴联璽和楊正治，激起风潮，結果大部分士官派的教官和队长离职他去。他們一般都是从人事关系即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选擇去向，其中錢大鈞和黄琪翔等少数人去广东，戴联璽、楊正治、赵毓、梁济和毛福成等二十余人則去东北投向奉軍，我也是去东北的一个。

当时奉軍以楊宇霆、张学良、韓麟春、姜登选和郭松齡等为核心，大事招兵买馬，大量吸收各国陆軍留学生和国内陆大、保定軍校等出身的軍官，特别是原籍东北而散在关內各方面担任軍职的人。他們吸收的办法很簡单，就是凭着各人的同学、同乡和亲友等关系从四面八方一个个地招攬进去。我个人就是通过当时在三、八旅中充任炮兵团长的日本士官同期同学邹作华的关系而被招攬的。我选定去东北这条路，当时除了同学援引之外，自己有三个目的：第一，我学的是騎兵，认为去东北正好施展自己的所长；第二，我脑子里的假想敌国是日本，认为去东北就是走向国防第一线；第三，为了自己有带兵的机会。这第三个目的特别重要，因为当时北洋軍閥一般都喜欢行伍出身的人带兵，学生出身的人只能用作参謀之类的幕僚，独有奉軍与此不同，很多学生出身的人都直接带了兵。我記得1923年我从东北回到北京結婚时，我的叔岳父賈德耀①

① 我的岳父是賈德耀的胞兄，早死，我妻由賈撫养长大，視同亲生，故称叔岳父。他是馮玉祥的把兄弟。馮玉祥給我证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对我說："你在东北是个中校，如果願意轉到馮的方面来，可以立即升为上校。"問我意下如何？我就直截了当地以在东北有机会带兵，而馮的方面无此机会为詞回絕了他，并且得到他的諒解。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当时奉軍的招兵买馬究竟是为的什么，凭的什么，去东北的又是一些什么样的人物，他們是为什么去的。

我是1922年7月到东北的。一到东北，仅由三、八旅的副官长高紀毅接待，还沒有見到过統帅部的任何主要人物就被分配在当时的陆軍东北讲武堂担任教官兼队长之职。我任职之后，慢慢地摸清了各方面的人事关系和整軍经武的具体內容，今就記忆所及，概述于下。

首先，我要談談奉軍新旧两派的消长。旧派的主要人物就是人們熟知的张景惠、吳俊陞、孙烈臣、张作相和湯玉麟等跟张作霖一起打天下的众好汉。新派人物是楊宇霆起的头。楊是东北法庫人，日本士官八期毕业，为人精明干练，勇于負責，从1918年继张作相为統帅部的总参議，始終得到张作霖的特殊信任。就是由楊宇霆先后吸收了韓麟春、姜登选、郭松齡、戴翼翘、臧式毅、于国翰、熙洽、王树常、于珍、邢士廉等成了新派的骨干。后来张学良又以少帅的身份列入新派的首脑，并由张学良和郭松齡分任新軍主力三、八旅旅长。从此新派逐步抬头，逐步壯大，終于成为以后整个东北軍的主体。然而新派之所以能压倒旧派，也并不是偶然的，其中至少有两件事值得一提。1922年的直奉战爭，奉軍旧派的軍队在长辛店作战，新派的三、八旅在楊柳青以西作战，結果长辛店方面的旧派軍队溃不成軍，而楊柳青以西的三、八旅則虽敗而未溃，这是一件。另一件是王陛文团在山海关的浴血奋战。原来奉軍在长辛店和楊柳青战敗以后，直軍以破竹之势直追到山海关，滿以为一举可

以捣毁奉张的老巢，不想到了山海关石門寨之线，突然遇到三、八旅中王陞文团的猛烈抗击。王部战斗力之强，远远超出曹、吳意料之外。結果虽然王陞文团长陣亡，全团官兵也損失甚重，但毕竟阻止了直軍的攻势，稳住了整个奉軍的陣脚，迫使曹、吳不能不有所顧忌而接受了和議。这两件事不但博得了张作霖的特殊賞识，并鼓舞了新派的信心，而且也使旧派相形見絀，不得不在軍事上有所退让。因此以后的整軍经武，事权大部掌握在新派手中，并且逐步伸入到旧派軍队，使旧派軍队也起了变化。所以全部整軍经武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新派抬头和壮大的过程。

其次談談整軍经武的重要机构和重要的人事部署。第一个重要机构是陆軍整理处。这是整軍经武的最高执行机构，凡属部队的整編以及人事的部署和升迁等都由这里主办。除了最高决策由統帅部直接掌握之外，一切日常有关整軍经武的重大事情，都要通过这里。因此由张作霖自兼統监，下設副监多人，新、旧两派都有，但实际負責的是副监姜登选、韓麟春和参謀长张学良。第二个重要机构是陆軍东北讲武堂。这是軍官的教育和訓练机构，由张作霖自兼堂长，张学良兼监督，并由中、日两个陆大毕业的福建人蕭其煊以教育长名义代张学良負責，下面的教官和队长就是我們从保定軍校轉过来的二十余人为中心的。我个人也就是在这里任职时比較认眞負責，博得好評，由此逐步得到张学良的賞识和信任，最后成为张学良手下的重要干部之一。第三个重要机构是三、八旅整編的二、六旅。三、八旅在楊柳青和山海关两役損失甚重，整編为二、六旅后，不但人員枪械补充齐全，而且官兵都经过挑选，装备又全部是最新式的，所以把它作为全軍的示范部队，仍由张学良和郭松龄分任旅长。无論整編前的三、八旅或整編后的二、六旅，两旅

都是不分家的，并且一直都由郭松龄负实际责任。以后郭松龄倒戈，妄想取代张氏的地位，他凭的就是这个资本。第四个重要机构是东北兵工厂。这厂由杨宇霆兼任督办，早已設立，但在第一次直奉战爭以前规模不大，以后则大事扩充，不但能制造一般枪械弹药，而且能造山炮、野炮，尤其是增設了一个八二口径的追击炮厂，炮筒皆以自来水管名义进口改装，价廉物美，后来在作战中发揮了巨大的效能。最后一个重要机构是东北航空队，由张学良主管。东北航空队原由1920年倒段之役瓜分段派的空軍而来，但以后东北航空队改用了欧战以后法国的最新飞机，教官和教材也都是法国的，而曹、吳的飞机則仍旧是段派遺留下来的陈旧之物，沒有什么刷新。此外还有訓练軍士的教导队和吉、黑两省輪訓旧派軍队下級軍官的軍官养成所等，不必細述。

再次談談軍事方面一些比較重要的措施。重要措施之一是全軍各师旅的參謀长和各团掌管教育的中校团附全数改由軍校学生出身的人充任，其中保定軍校各期毕业生为数最多，来自关內的各国陆軍留学生和陆大出身的人次之；并且，以后遇有团、营长出缺，一般皆由各部队的參謀长、团附以及讲武堂的教官和队长調充，我也就是凭了这一条后来得到带兵机会的。此外軍需、軍械和軍法等都做到了独立，补充也是統一的，并且按季校閱評分，升迁有严格的規定，经常以部队与部队間的对抗演习和实弹射击作为主要訓练課程。因此比起第一次直奉战爭以前，确有一股朝气蓬勃的气象。

最后还不能不提一提財政经济方面的情形。奉軍以关外一隅之地，与关內据有大半个中国的曹、吳对抗，凭的究竟是什么样的物质基础呢？原来东北农产物丰富，特别是有大宗的大豆出口，因

此经常是一个出超的地区。奉軍就是凭了这个出超的条件，加上自己在东北的政治淫威，发行了一种不兌換的奉票，这种奉票起了很大的作用。資本主义国家发行可兌換的紙币，通常要有三分之一的現金或相等于三分之一現金的实物作为儲备，否則紙币不能稳定。可是发行不兌換的奉票，虽然也要出超这个物质基础作为条件，但其数額可以远低于三分之一，即以同样数額的現金或实物作为儲备，可以发行更多的紙币（当然不是沒有限制）。东北的財政能够承担那样巨額的支出，秘訣就在这里。此外还要提到一件事。大家知道，奉軍与日本帝国主义是互相矛盾又互有勾結的。东北的財政经济有沒有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援呢？我沒有主管过这方面的事情，不敢下断語。

以上就是奉軍整軍经武的梗概。奉軍经过这样的整軍经武，仅仅两年工夫，就改变了全軍的面貌，由过去綠林式的烏合之众一跃而为訓練有素的正規軍。

孙、段、张的結合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爭后，奉张一面整軍经武，一面即与南方的孙中山和北方的段祺瑞进行結合。

当时东北方面負責与南方联系的中心人物是姜登选。姜是河北人，日本士官五期毕业。民国初年朱庆瀾任黑龙江将軍时，他任朱的參謀长，后来朱任广东省长，他也同去，还跟朱一起到过四川和云南，因此南南北北人緣甚好。当时张氏父子与孙中山的联系，就是先由姜登选两次派人去見譚延闓，譚派人回訪，然后再以张作霖名义派韓麟春去广州正式拜会孙中山（随同韓麟春前去的还有张作霖的副官处长即袁世凱的女婿楊毓珣）。孙中山先派汪精卫来东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北与张氏父子商議討伐曹、吳的大計，随后又派伍朝枢来东北进一步促成討伐曹、吳的实現。关于姜、譚互派信使和韓麟春的广州之行，詳情我已記忆不清。我記得比較清楚的是汪精卫和伍朝枢的北来，分述如下。

汪精卫是1923年秋来到东北的。直接接待他的是张氏父子和楊宇霆、韓麟春、姜登选等人。我只能从张学良和姜登选等口中得知一些情况。以我所知，汪精卫此来不是普通的拜会和联系，而是奉孙中山之命前来商議討伐曹、吳的大計的。据說汪精卫首先提出軍事方面的方案，即提出由南方革命政府下令討伐曹、吳，从南方出兵北伐，用以牵制长江以南的曹、吳軍队，而由东北进軍关內，直捣北京，这样南北夾击，打倒曹、吳。东北当局完全同意南北夾击之議，但强調分头进行，意思是各自发动，彼此不必有統属关系。不过这一点双方皆未明言，而心中却都領会，可以說是无形中取得了协議。汪精卫接着又提出政治方面的方案，即提出討伐曹、吳胜利后如何召开国民会議解决国家的統一和建設的問題。当时张氏父子心目中最主要的是在軍事上如何打垮曹、吳，至于打垮曹、吳后如何解决政治問題，其实胸中尚无成竹，经汪一提，才覚得問題重要。因此当时张氏父子的回答是含糊的，大意是說只要打得垮曹、吳，什么都好說，既未明白表示贊成国民会議，也未明白表示反对，所以这个問題只能当作是个悬案。

伍朝枢是1924年初夏来到东北。我不但参預接待伍朝枢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会說广东話，经常都是由我陪他見客，陪他参观兵工厂、航空队和讲武堂等軍事机构。我从伍朝枢参观各軍事机构的认眞細致和不厌其詳地問起有关軍事的各項詳情看来，估計他此来除进一步联系有关討伐曹、吳的具体步驟之外，还負有考察奉軍

的实力，要向孙中山彙报奉軍到底有多么大的战斗力和多么大的作战把握等重要使命。因此我在接待中，总是有意识地尽可能让他多看到、多知道一些足以显示奉軍实力的东西。可是有一桩事情被他难住了。有一天，他用一种很严肃的态度和語气問我："你們奉軍的官兵信仰不信仰三民主义？"我当时心里很奇怪，觉得他問起别的都很內行，独有这一問，却問得沒来由。因为，老实說，当时絕大多数的奉軍官兵，对于三民主义都是毫无所知的，哪里談得上信仰不信仰呢！因此我沒有思索就天真地回答說："我們奉軍官兵只有少帅等极少数的人知道一些三民主义，信仰二字是談不到的。"不想这一回答給了他很大的震动，他用一种异乎寻常的目光盯住我追問："官兵不知道为什么去死，怎么会打仗呢？"这一来我才知道他的問話很严重，但我話已說出，收不回来，只好老老实实地說出我自己的見解。我大意是說我們奉軍讲的是爱国，有的是义气，只要人人爱国，大家有福同享，有禍同当，也就能打仗，并且举了一些不相干的事例。伍朝枢听了我的解释，紧皺着眉头，不发一語。我看得出他对我的回答是很失望的，但我心里还不相信自己的說法有什么大錯处。事后我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张学良，他却滿不在乎地說："他們自然有他們的一套，我們也有我們的一套，各不相干。"

以上就是有关孙、张結合的一些片断。这当中关于姜登选与譚延闓的联系和孙中山先派汪精卫北来，我还保存着两封信的照片：一封是孙中山回张学良的，另一封是譚延闓給姜登选的。这两封原信都是姜登选被害后从姜的遺物中检出。当时我們检到这两封信，大家很高兴，把它攝影洗了几十份，分給各高級将領作为紀念。我的一份保存至今，还很完好，現在把它附在这里。当韓麟春去广州

拜会孙中山的时候，除带去张作霖的信外，张学良也另有信給他带去，所以孙中山也另有回信給张学良。当时张学良之所以要另自备函，是因为那时张学良不但已露头角，而且多少还有点新思想。我还記得张学良在东北陆軍整理处刊行的軍事杂誌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題目就是"革命"。我看了这个題目很新鮮，心想少帅也談起革命来了，急忙讀了下去。讀后才知道他談的革命不是别的，只是因为曹錕的总統是賄选出来的，采用革命的名义就是为了推翻曹錕。这原是一种沒有多大內容的最起碼的思想，但在当时的奉軍，就連这点最起碼的思想也要算是可貴的。兹将这两封信的原文附录于后：

1.孙中山給张学良的回信

汉卿仁兄惠鑒：

頃誦手书，借悉一切。所論奉省暫持冷靜态度，以俟时机，实为特识。文頃致书尊公，述此后軍事进行，宜由西南发难，据险与敌相持，使彼欲进不得，欲退不可。然后尊公以大兵直搗北京，略定津保，以复其巢穴，絕其归路，敌必可灭，正与高明之見不謀而合。望力持定見，他日运筹决胜，可为預期也。韓芳辰君来，連日討論，悉东三省整軍经武，养銳待发，曷胜忻慰。兹特倩汪精卫先来謁，一切代述。希賜接洽为荷。专复，

敬頌　台綏

孙　文　九月二十二日

2.譚延闓給姜登选的信

超六仁兄惠鑒：

不奉教久矣。鑫晤东省来人，具道执事以迈众之才，树匡时之业，知實豪固自不凡也。自頃成君济安来粤，复詳近履，为之快慰。弟昨随中山先生来粤，国事蜩螗，无以自勉。惟有本此精誠，相与始終耳。一切近情，托石侯兄面达，不复言。专此，敬請　　勛安

弟譚延闓启　　三月十六日

（超六是姜登选字。成济安，湖南人，曾为北京世界日报記者。余人未悉）

至于段、张的結合，我直接的接触甚少，不过就当时奉軍一般上层干部所能得知的情况，也有一些值得一提的。

张作霖原是袁世凱底下三十六鎮中的第二十七鎮，虽不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統，但也属于北洋，所以段、张的关系本是北洋的老关系。不但如此，段祺瑞从头到尾是个亲日派，奉张也是亲日的，所以在对日的关系上，段、张早已成为好搭当。不过在对內的派系斗爭中，段、张的进一步亲密，則是起源于1918年秦皇島的劫械。那时段派正在大事扩充实力，特别是徐树錚正在大搞其西北边防軍。而段的政敌馮国璋也不示弱，正在千方百計地搞軍队。恰好馮国璋从国外购进一批軍械，将在秦皇島卸下，事为徐树錚所偵知，乃以日本士官同学关系跟楊宇霆秘密商議，議定由奉軍派兵去秦皇島劫械瓜分。結果劫械成功，平分了軍械，从此段、张成了亲密的伙伴。1920年曹、吳倒段之役，奉张虽与曹、吳共同瓜分了段派的家底，但奉张只是在段派濒临倒台的时刻才进軍关內，唾手而得京、津，表面上參加了倒段，实际只不过是从曹、吳手中夺取胜利的果实。奉张这一行动，段派暗中是欢迎的，因为如果奉张不来，不但段派的家底將全部落入曹、吳手中，而且北京政府的政权也將为曹、吳

所独占，这对段派是不利的。事后段派虽倒，而段氏本人仍能安居在北京府学胡同不动，即可想見段、张的关系并未中断。因此到了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爭之后，段、张之間即信使不絕于途，无时无刻不在計議如何反对曹、吳。当时段派失意政客給段四面八方跑腿的人是很多的。以我所知，联奉的主将是他的亲戚吳光新，联馮的主将則是我的亲戚賈德耀。我所知道有关段派的一鱗半爪，很多就是由賈口中得来的。此外，孙、段之間也早有联系，不过我只知道主要的引线人是許世英。

（二）作战经过

浙沪联軍打响第一炮

反直之战，最后打敗曹、吳的是我們奉軍，但第一炮是段派的卢永祥和何丰林的浙沪联軍打响的，浙沪联軍和孙中山的北伐軍起了巨大的牵制作用。因此在說到直、奉两軍的决战以前，不能不先簡单扼要地提一提浙沪联軍和北伐軍。

1924年9月初，卢永祥一面通电就任浙沪联軍总司令，同时即与齐燮元軍在上海附近打响第一炮。我还記得很清楚，卢永祥打响第一炮的第二天，张作霖就通电响应，并且立即开始軍事行动；第三天孙中山也就发表宣言，宣布即日移师北指。可見孙、段、张的联合早已成熟，軍事方面也早有成議。我們奉軍的胜利，与孙、段的配合，从头到尾都是分不开的。

卢永祥是小站出身的北洋正統，段派嫡系，始終拥段，要算是段派的最后一点实力。因此以齐燮元为首的苏、皖、贛、閩四省的曹、吳势力步步进迫，必欲去此眼中之釘。而段氏也正为此更加积极地四面八方策动反对曹、吳。当时齐燮元和孙传芳等借口反对卢、

何扩充軍队，从苏、皖、赣、閩四面进兵压迫，由此点燃战爭之火。苏、皖、赣、閩四省的軍队原已很多，加上山东、河南、湖北三省的軍队又源源南下援苏，卢、何孤悬华东一隅，众寡不敌，原难持久，所以战事从9月初旬开始，至10月中旬，即以卢、何的失败而告結束。后来卢永祥经由日本来到奉天，由我們奉軍护送南回。行軍途中，我听到卢氏左右讲述浙沪作战经过頗詳，这里約略叙述其中影响全局的一个关鍵所在。

据說战事初期，陈乐山所部在宜兴方面，何丰林所部在上海附近，都打得很好，而且占了优势。失敗原因在于怀疑浙軍通敌，过早放弃浙江。卢、何軍队的部署是将自己嫡系的軍队全部用来对苏对皖，而以浙軍潘国纲所部用作对閩对赣，因为事前估計閩、赣方面不至于很快就有激烈的战斗。可是出乎意料，孙传芳亲率福建軍队联合江西軍队很快就占領庆元，接着又占領衢州，浙軍节节敗退，杭垣不稳，因此怀疑浙軍全部通敌。而杭州城内又无亲信軍队，乃仓卒离杭，并将陈乐山所部由宜兴撤至嘉兴，用以保护上海。这实际就是放弃了浙江，战局由此逆轉，并且一蹶不振，終于无可挽回。其实，浙軍通敌的只是当时的警察厅长夏超和很少一部分軍队，而张載揚和潘国纲所部浙軍，极大部分并未通敌。所以当时只要沉着应付，浙江的局面还不是沒有可为的。这当中重要的失着是杭州沒有留置亲信的部队，因而一聞风声就仓惶退出，造成过早放弃浙江的严重錯誤，否則战事可能支持到奉直兩軍在山海关决战胜負分晓的时候。我們大家相談之下，都覚得很可惜。

与江浙战爭同时，孙中山領导的北伐軍也有所进展，先后曾由樊鍾秀所部和程潜所部一度攻入江西的南部和湖南的宜章。不过北伐軍为后方的陈炯明和广州的商团所牵制，不能全力以赴，所以

直接的战果是不大的。但是，在孙中山的号召之下，不但直接威胁湘、赣，而且川、滇、黔各省亦有所牵动，声势浩大，与卢、何同样，也牵制了长江以南曹、吴方面的很多軍队。

直奉两軍的部署和山海关、九門口一线的激战

我們翻开旧的地图，可以看到，由奉天进关不外两条路：一条是进山海关，另一条是出热河。山海关一路較近，較平坦，有現成的京奉铁路可以利用，交通运輸頗为便利，这是进关的大道和捷径。出热河之线，可分为南路和北路。南路就是由北鎮出朝阳，经凌源进喜峰口。这一路較远，交通运輸亦較困难，但无論攻守，俱甚重要。因为对方若以重兵出朝阳，可以威胁錦州，使我錦州以下全軍陷于絕境。北路就是由通辽出开魯，经赤峰南下承德，或西至多伦，再进喜峰口以西各口。这是最远的一路，交通运輸亦最困难，不过可以利用騎兵，也并不是沒有可为的。

当时我軍的战略，是集結主力的极大部分于山海关、九門口一线，准备在此給予敌軍以决定性的打击；却先从热河方面攻击前进，預定待热河方面前进到与山海关、九門口一线齐平的时候，然后在此发动主力进攻，以期三路齐头并进。我們采取这个战略，一則是因为当时热河方面的敌軍較为空虛，二則为了預防敌軍以重兵出朝阳断我后路，所以来一个出其不意，先发制人。

为了适应这一战略，我方作战部队共分六軍，部署如下：（1）第一軍軍长姜登选，副軍长韓麟春，第三軍軍长张学良，副軍长郭松齡，两軍共五个旅，外加騎炮各一团，共十四个团，約五万余人，担任山海关、九門口一线。（2）第二軍軍长李景林，副軍长张宗昌，共七个团，約三万人，担任热河南路。（3）第四軍軍长张作相，副

軍长閻朝璽，共六个团，摆在錦州作为总預备队。（4）第五軍軍长吳俊陞，第六軍軍长許兰州，副軍长吳光新，以騎兵为主，担任热河北路。这个部署很显明，一、三两軍是整个战略的重点，战爭的胜負将决定于山海关、九門口一线的决战。

針对我軍的部署，吳佩孚除自任为討逆軍总司令和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外，共作战部队分为三軍：（1）以彭寿苓为第一軍总司令，統率曹吳嫡系主力的极大部分对付山海关、九門口一线我軍的主力。（2）以王怀庆为第二軍总司令，統率原駐热河各軍对抗我热河南路的进軍。（3）以馮玉祥及其所部为第三軍，应付热河北路。同时以曹錕、胡景翼、张席珍、楊清臣、靳云鶚、閻治堂、张治公、李治云、潘鴻鈞、譚庆林为十路援軍司令，分别統率直、魯、豫、鄂、陕、川等各省援軍，并以张福来为援軍总司令。

上面說过，我軍战略是先从热河攻击前进，前进到与山海关、九門口一线齐平的时候，就发动山海关方面的主力进攻。热河方面，我乘敌援軍未到而原駐各軍力薄的机会，以破竹之势于9月下旬即占領开魯、朝阳，并于10月初旬直逼凌源、赤峰，与我山海关、九門口一线齐平，遂在山海关、九門口一线展开敌我两軍的主力大战。

山海关与九門口之間，有一不可逾越的角山寺大山，因此山海关、九門口一线实际是两个战場：一个是山海关正面，另一个是九門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我軍由郭松齡指揮第二、第六两旅，共六个团，担任山海关正面；韓麟春指揮第四、第十六两旅，共五个团，担任九門口及其以北以西附近各口；另由一、三两軍成立联軍指揮部，統一指揮，并以第十二旅三个团作为联軍預备队。联軍指揮部設在山海关东面的前所，我就在联軍指揮部內担任作战科主任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